



譚惠芸

記者，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，《文字欲：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》作者

+ 追蹤

作為一個老師，目睹防暴警察攻入大學校園

11月13日

分佈式入口



48

21



(成文於11月11日)

昨晚還跟記者朋友們討論，今天網民的「三罷」會搞得如何？有人把今天稱為「黎明行動」，意思是晨早就要堵路，讓大家被逼罷工，記者還說，有沒有人參加呢？

怎知，晨早七時，看手機得悉香港警察在鬧市開了三槍，把一名青年的肝和腎射傷後，整個社會又沸騰起來，我擠了一個小時交通，到達開槍的港島東區西灣河，那個十字路口，我曾經住在附近，隔壁有一棟「太安樓」地下塞滿小吃店，現在地上只有衝突之後遺下的垃圾，一攤傷者遺下的血，和憤怒的街坊。

逗留到中午，再看手機，赫然發現，中文大學的正門，俗稱「四條柱」的地方，警方竟然向大學的大門開催淚彈，這裡是同學畢業拍攝的勝地，中大的地標，我歉憤得在街上胡亂亂截義載車輛，直奔20公里以外的母校。

採訪衝突五個月來，一直不太想採訪關於中文大學的東西，因為太貼身。我是這裡畢業的舊生，也在這裡教書長達十年，對這間校園滿有感情。我沒法子像在外面採訪一樣情感抽離。我們早前說黑色笑話：「會不會有天防暴警察會攻入中文大學？會不會在這裡射催淚彈？」悲哀是，竟然今天成真了。

情感上，無論外面的街道、商場、屋苑，衝突如何劇烈，大學校園總是那最後的和平堡壘。學生和老師都愛說：「中大是我的家。」不是矯情，中大人很有歸屬感的，早前，不知道誰在Google Map谷歌地圖的程式裡惡搞，把「中文大學」修改為「暴徒大學」，中大人一邊自嘲，一邊有點歡喜地擁抱這個名字。中大人關心社會，中大人富人文關懷，中大人懷抱公義，這是大家都相信的。

今日（11月11日）之前，防暴警察不敢大搖大擺進入校園，更不會在校園範圍發射武器，或進行拘捕，今日，一切都被打破了。

下午1時許，我趕到中大校園，正門外的馬路設有路障，但防暴警已撤退。戰線轉到校園近鐵路站的一條名不經傳小天橋上。中大是全港佔地最廣的校園，雄踞整個山頭，這條小橋位處偏僻，但為何成為今日重要戰線，因為天橋下正是新界區的命脈高速公路和鐵路路軌。

為了癱瘓交通，示威者把雜物投擲到公路和路軌上，而防暴警察駐紮這裡，表示是為了阻止這事發生。但至下午，雙方卻演變成對峙和激戰。

當我到達現場，看到警察和學生互罵及對峙的畫面，我生起很複雜的情緒。這條「環迴路」平日杳無人煙，旁邊的研究生宿舍，我曾經住了整整兩年，這條又長又直的環迴路，我曾經在這裡跑步，鳥語花香，身心舒暢。怎麼現在卻成為一個戰場？百計的學生，穿了黑衣，蒙了面，與數十名防暴警察在小橋和環迴路對峙。

這裡的示威用品，全部和學校有關。學生把附近運動場的設施全搬來，有跨欄運動用的欄杆，一套12個，連手推車推來成為障礙物。有禮堂考試用的椅子東歪西倒的，也有人搬來雙人牀的牀墊，作為擋子彈用的屏障。一些公物，上面寫上了CUHK(中大英語簡寫)，保安處，物業管理處字樣等。

當然，行人路的粉紅色地磚，挖起了打碎，也有人找來玻璃瓶製成燃燒彈。學生舉起傘陣，用巨型帶輪子的垃圾桶掩護自己。雙方相隔約百來米。中間有一個標誌性「更亭」，過了這條界線，就是校園範圍。大家都在揣摩，究竟那條線到那裡。

警察以揚聲器喊道：「黑衫示威者，你們正參與非法集結，請你立即離開！」

學生佔領了研究生宿舍的制高點，以樹木及傘陣掩護，也拿着咪高峰回應：「這裡是大學校園，無所謂非法集結。」

警察不甘示弱：「你們別攻擊警方，我們已經瞄準了你們，也在錄影，你們別以為我們看不到你。請你們立即離開，否則警方會以武力還擊，將你拘捕。」

學生則模仿警察口吻，從山頭上回應：「前面的綠色生物（防暴警制服為綠色，之前警方曾稱示威者為「黃色物體」，故學生反諷），這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範圍，根據香港法例1109條《香港中文大學條例》，你們正入侵中大校園範圍，這是中大學生的警告，命令你們立即離開！」

防暴警則回應：「這間大學不是屬於你們（學生）的，是屬於政府的！」

學生進一步取笑警方：「你們怎樣，都不會夠我們的考試成績好！你們靚仔仔（警員一般學歷）公開考試成績只有2，我們這裡很多人都有5（5為最好成績）」說完，眾笑。學生再下一城：「呀！你們沒有人讀過大學！」

但現場畢竟不是講究文鬥，警察很快就拿槍瞄準有異動的學生：「大學生拿團汽油彈的嗎？大學生來的，這樣子的嗎？垃圾，大學生！」警員口中「垃圾」兩個字咬牙切齒的。

學生從傘陣和制高點向警察扔磚頭，汽油彈，警察則以海棉彈，橡膠子彈，催淚彈還擊。由於中大校園空曠而安靜，平日在鬧市聽不到的音效，這天有截然不同的感覺。海棉彈那槍枝帶點空洞的「扑」一聲，與防暴槍開催淚彈那個很勁的刺耳「嘜」聲，橡膠指彈撞擊到路牌的清脆的「享」一聲，在山裡海港之旁，清晰可聽到。學生扔出的玻璃瓶落地碎掉，磚頭撞擊地面的沙啞聲音，加上記者的鞋子磨擦着秋燥乾草的「沙沙」聲，戰場的環迴響聲，像一首交響曲。

警察和學生，你來我往，有警員超前，扯開手擲催淚彈的鎖匙，拋進學生群中，那白色的濃煙升起，有時以槍枝射催淚彈，那彈藥可以進入校園深處達百餘米，連網球場上也升起白煙。

決戰至2時半，戰況變得緊張，學生的傘陣緩緩移前，警方再發放催淚彈及橡膠彈，學生一次過扔五支燃燒彈向警察方向，在混亂的催淚煙霧之中，警察忽然突破了界線，一舉衝前，奔進校園範圍，一邊開槍，一邊制服了四個學生，其他學生狂奔走避。

我親眼看到，有學生在煙霧中被警棍毆打，有警察大喊：「落手扣！落手扣！」估計是害怕學生逃走，然後有警察猛然醒覺，要把示威者帶離校園，於是有警察把身體軟弱無力，其中一隻鞋子甩掉了的學生抽起他的衣領，把他癱軟的身體在地上拖行了五秒，有被拘捕學生向記者喊：「中大政政XXX」（學系和自己名字，希望得到法律支援），他的頭在流血，他喊「白車」（想要救護車意思）」另有一名女學生被拘捕。

其後，警察已越過了更亭界線，有防暴警察以校園指示路牌為掩護，也有警員走入校園範圍的環迴路，向着前面那百計欲反擊的學生，至少開了數發橡膠彈，直至有指揮官大喊：「回來！回來！」防暴警才退回原來橋上的位置。

雙方繼續攻防至接近4時，有學生在校園收集乾枯樹葉，把路障焚燒起來，秋風助燃下火球升到半空，藍色的天空，綠色的林蔭，偶爾還有鳥鳴，這樣美好的校園，這天見證了一場頑強鬥爭，忽然，學生們大舉離開，原來手機傳來「警察要搜查宿舍」的訊息，大家趕回宿舍收拾物品，但最後證明這是一個謠傳。

戰況最激烈的兩小時，本來正是要我教授「新聞寫作課」的上課時間。這天，因為交通混亂，多間大學宣布今明兩天全日停課，創下了香港近代史的另一紀錄。我的教室就在二十分鐘路程以外，這一天，作為一個老師，一個校友，一個記者，見證了大學校園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爭，百般滋味。

有一些蒙着面，全身穿黑的學生，一聽到我是學校的老師，眼神又由憤怒無助的青青激情，變得溫柔而有敬意，他們，在老師眼中，從來都是單純的孩子。我又想起，世界知名的大學，加州柏克萊、延世大學、京都大學，都有過其社運的抗爭史，中文大學的這一天，一定會載入歷史。

今天傍晚，特首林鄭月娥表示，「激進示威者的所謂政治訴求不會得逞」。

當下午戰況激烈的時候，有一位微胖的外籍女生，一直站在旁邊觀察，我跟她聊起來，她說，她來自美國，來中大做交換生。

我問：「你們美國很多示威吧？」

她答：「是的，我會分清楚，是示威還是暴動。（protest versus riot）」她主動提出這個分野。

我問：「那你親眼看到，你覺得那一樣？」

她說：「很難說，美國也有大規模的堵路，申訴都是和平的。」

我問：「你覺得學生不和平？暴力嗎？」

她答：「我理解，暴徒是為暴力而暴力。今天我看到的是，警察先進攻，學生回應，即使有汽油彈，但警察用槍，美國警察好像也沒有這樣。」

我問：「那你覺得他們是『暴徒』還是『示威者』呢？」

她答：（沉思）「我知道之前你們有百萬人和平示威，政府也沒有回應訴求，搞成今天這樣，我願意相信他們是『示威者』。」



2 篇關聯作品

- 當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也吃了催淚彈

譚惠芸 77 · 34
- 有邊就有人

譚惠芸 57 · 7

48 邱丞正、不明飞行兔、阿方
等 21 人贊賞了作品



用別人的十年來換回自己的十年

譚惠芸 獲 111 · 11 · 11 · 11



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，而不是關心磚頭

譚惠芸 獲 33 · 15 · 15 · 15



沒有示威者在場的拘捕

譚惠芸 獲 7 · 17 · 17 · 17

看不過癮？

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，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。

註冊帳號